

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故事大全

桃花扇

• 3 •

孔尚任 原著

曲沐 改编



白骨青灰长艾蒿，桃花扇底送南朝；
不因重做兴亡梦，儿女浓情何处消。

——原剧尾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237.2
=3

士。其中尤以李香君为代表。她不仅外貌美丽，更有着高洁、善良的灵魂。她性格刚强，眼光敏锐，疾恶如仇，爱情专一，是一个敢于同命运搏斗、敢于同恶势力搏斗的巾帼英雄。侯方域也是一个正直爱国、忠于爱情的知识分子，但有贵公子的软弱性，在香君的感召下，逐步坚强起来。民间艺人柳敬亭、苏昆生等都是环绕在他们周围的具有热血刚肠的可爱人物。至于杨龙友，历来评论者对其看法不一。从总的倾向看，他是个圆滑世故的政客，但良心似乎并未泯灭，与马士英、阮大铖等辈有很大不同。

剧本沿袭了前代文学忠奸斗争的主题，歌颂了爱国忠臣名将史可法，极力揭露和鞭挞了弘光小王朝那班昏君奸臣。这些正反面人物形象，都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。

《桃花扇》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“借情言政”，即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。所以其中的爱情描写，不仅是故事的主线，而且简直就是剧中政治斗争的一部分。政治上的鲜明爱憎与爱情上的坚贞不渝，这两者有机地、和谐地交织在一起，就使得整个故事起伏跌宕，慷慨激昂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使它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独放异彩。

对于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最后“双入道”，历来评论界分歧很大。笔者认为，这个结局说明作者意在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，用个人幸福的毁灭来衬托亡国之痛，使悲剧气氛达到高潮，而并非旨在宣扬道家的“出世”思想。这一点，相信读者会自己作出判断。

一 侯生南国偕佳丽

明崇祯十六年，天下扰攘，烽火连绵。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纵横于河南、两淮、鄂东、鄂北一带，正准备挺进潼关，向西安进发。明朝天下已岌岌可危。然而江南地区尚处于平静状态，南京城内仍是一派繁华景象。秦淮河边，莫愁湖上，名娃闺秀，游人如织。正是：歌馆楼台声细细，绿树垂杨燕飞飞。

时值仲春时候，到处杏花烂漫，蝶舞莺啼。游人当中有位青年才子，姓侯名方域，表字朝宗，本是河南商丘人士，出身宦门，只因去年南闱落第，便侨居这金陵城内莫愁湖畔。如今中原战乱，家书难通，便经常有些愁闷；又看这流连之际，江山胜处，金粉佳人，莺颠燕狂，有谁理会国家兴亡？因此又不胜感慨。幸喜有陈定生、吴次尾等几位复社朋友相处，书生意气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慷慨愤发于歌榭书肆之间，倒也颇不寂寞。这日，曾因杨龙友的介绍，盛夸旧院媚香楼名妓李贞丽养女李香君妙龄绝色，乃青楼第一佳丽，劝方域梳梳，所以趁这清明佳节，借步踏青，欲到秦淮一访。路上遇见杨龙友以及说书艺人柳敬亭，唱曲艺人苏昆生

等，于是四人一起来到秦淮水榭，过了板桥，不觉已到旧院。李贞丽领着香君参见客人。杨龙友拉着方域说道：“世兄认认，这是贞丽，这就是香君。”侯公子也自报了姓名，并说：“一向渴慕，今才遂愿。香君果然妙龄绝色，杨老盛赞，实在名不虚传。”一会儿，新茶名花呈来，杨龙友说：“如此兴会，不可无酒。”很快美饌佳肴罗列满桌，酒席间，唱曲吟诗，不胜雅趣。柳敬亭诙谐第一，最爱讲笑话，此时指着方域香君道：“才子佳人，难得相聚。你们一对儿，吃个交心酒如何？”香君见说，羞红满面，连忙避开。苏昆生乃香君学唱老师，亦很关心此事，不免也说道：“前日杨老介绍梳梳之事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”侯生见问，忙笑道：“求之不得，有什么不肯的呢。”杨龙友道：“好好，都已应允，这三月十五日，花月良辰，便好成亲。”侯生想了一下道：“只是一件，客囊羞涩，恐难备礼。”龙友忙说：“这个不愁，收筵酒席，待小弟备来。”正是：良缘到手难推让，准备着身赴高唐。

很快就是吉日。“梳梳”是娼家处女第一次接客，所以异常隆重。这日，媚香楼大排筵席，广列笙歌，宾客满座。清客中丁继之、沈公宪、张燕筑俱到，青楼姊妹卞玉京、寇白门、郑妥娘全来贺喜。锦绣簇簇，热闹非常。杨龙友助香君收筵箱笼数件，也教人搬入洞房。侯方域和李香君这一对新人，打扮得盛装艳服，虽非科第天边客，也是嫦娥月里人。吹吹打打，迎接新人入席。娼家规矩，不兴拜堂，以喜酒为尚。酒席间，沈公宪道：“侯公子当今才子，梳梳了绝代佳人，合欢有酒，岂可定情无诗？”张燕筑亦善凑趣，忙道：“说的有理，待我磨墨拂笺，伺候挥毫。”

侯公子道：“不消诗笺，小生带有白纱宫扇一柄，就题赠



香君，永为定盟之物吧。”

众人听说，皆道：“妙！妙！这更好了。”

郑妥娘道：“我来捧砚！”寇白门拦道：“看你这嘴脸，只好脱靴子。这个砚儿，合该香君来捧才是。”众人皆道：“说的有理！”于是香君捧砚，侯公子展开宫扇，蘸笔题道：

央道朱楼一径斜，王孙初御富平车。

青溪尽是辛夷树，不及东风桃李花。

众人接过诗扇一看，连连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！正该香君受用。”

一会儿仆人报道：“杨老爷送贺诗来了。”侯生知是龙友所赠，忙打开读道：

生小倾城是李香，怀中婀娜袖中藏；

缘何十二巫峰女，梦里偏来见楚王。

侯生笑道：“此老多情，送来一首催妆诗，绝妙之极！”

张燕筑道：“这‘怀中婀娜袖中藏’，说的是香君一搦身材，竟是个香扇坠儿。”丁继之笑道：“说的是。大家吹弹起来，劝新人多饮几杯，带些酒兴，方不负良宵。”新人饮过交杯酒之后，在众人簇拥下，携手进入洞房。正是：

春宵一刻天长久，天台阮刘真佳偶。

不管烽烟家万里，人到秦淮也解愁。

第二天，杨龙友赶来贺喜，听说方域与香君有定情诗扇，定要一观。看后连连赞赏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只有香君不愧此诗。”并嘱咐香君好好收藏。又仔细打量香君一番说：“上头之后，更觉艳丽了。”

方域笑道：“香君天姿国色，今日插了几朵珠翠，穿了一身绮罗，十分花貌，又添二分，果然可爱。”

贞丽插话道：“这都亏了杨老爷帮衬哩。”

谁知香君早有怀疑，此时当着杨龙友的面正好问道：“俺看杨老爷，虽是马士英督抚至亲，却也拮据作客，为何轻掷金钱，来填烟花之窟？在奴受之有愧，在杨老爷施之无名，今日问个明白，以便图报。”

方域听此言堂堂正正，也说道：“番君问得有理，小弟与杨兄萍水相交，昨日承情太厚，也觉不安。”

龙友思索片刻，方说道：“既蒙问及，小弟只得实告了。这些妆奁酒席，约费二百余金，皆出于阮大铖之手。”方域问：“是皖人阮大铖么？”龙友道：“正是。”方域纳闷道：“他为何这样周旋？”龙友道：“不过欲纳交足下面已。”

原来阮大铖投靠阉党魏忠贤门下，阉党势败之后他流窜到南京，买了一所大宅，修起精巧的石巢园，自编剧本，蓄养声伎，教练歌舞，结纳朝绅。近因陈定生、吴次尾当众揭发了他的丑行，又在文庙祭孔时受到复社诸于一顿痛骂，愧恨难当。知道侯公子名声大，有影响，因此拜托杨龙友以助梳梳之资，欲结交侯生，让侯生在复社中为他说情。龙友说明此意，侯公子听了倒也有些同情，便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俺看阮大铖情辞迫切，亦觉可怜。即便真是魏党，悔过来归，亦不可绝之太甚。定生、次尾皆我至交，明日相见，即为分辩。”

谁知香君一听此言十分生气，正色对公子说道：“官人为何这样说！阮大铖趋附权奸，廉耻丧尽；妇人女子，无不唾骂。他人攻之，官人救之，将自处于何地也！”又说：“官人之意，不过因他助俺妆奁，便要徇私废公；哪知这几件钗钏衣裙，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！早知如此，决不穿戴！”说着便将罗绮脱下，拔出头上钗环，一甩手都丢在一边，叹道：“脱裙衫，穷不妨；布荆人，名自香！”杨龙友十分惊讶，十分惭愧，不觉说道：“啊呀！香君气性，也忒刚烈。”方域见她如此果敢，也很羞愧，心中忖道：“一个烟花女子尚有如此名节，偏是俺堂堂男子，读书识理，反而奸贤不问。唉，复社朋友重俺侯生者，也只是这点义气；我若依附奸邪，岂不身败名裂，为世人耻笑！”于是连忙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香君这等见识，我倒不如，真乃侯生畏友也。”杨龙友为难道：“阮老一番好意，不可拒之太甚吧？”侯公子道：“我虽至愚，此等不义之物，实不敢留用。”龙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告辞了。”龙友走后，香君仍是怒气未息。侯公子安慰她一番，又仔细打量她一番，不觉赞道：“俺看香君天姿国色，摘掉几朵珠翠，脱去一身绮罗，十分容貌，又添十分，更觉可爱了。”至此，二人倍觉恩爱，誓守白头。

二 遭谗害鸾凤乍分

正当侯生眠香偎玉之时，农民起义军之战火越燃越旺。明将熊文灿、杨嗣昌督军败绩；丁启睿、吕大器又因玩忽职守而被革职。镇守武昌之宁南侯左良玉，统率三十万兵马，亦因粮草缺乏，饥兵讨饷而鼓噪。左良玉万不得已，决定移

兵东下，就食南京。这一消息传开，南京城内大为震恐。杨龙友受托急急忙忙找到侯方域说：“左良玉领兵东下，要抢食南京，且有窥伺北京之意。兵部尚书熊明遇束手无策，故此托弟前来，恳求妙计。”方域吃惊道：“小弟一介书生，有何计策？”龙友道：“久闻尊翁乃左良玉恩师，若肯发一手谕，必能退却。吾兄素称豪侠，当此大事，岂忍坐视。”方域道：“这样好事，怎可不做？待我起稿，大家商量定夺。”说罢即索笔修书，不多时已草就。龙友看后连连赞道：“妙妙！情辞激切婉转，合情合理，叫他不好不依。如此胸襟见识，足见世兄经世济民之才！”但如何下书，反复忖度，决定由柳敬亭前去，柳老也一力承担。至左营下书之后，又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终于使左良玉打消东下的念头。

谁知南京官员此时亦集于清议堂，共议防守大事。史可法、马士英等高级将领已到，杨龙友、阮大铖虽罢职闲居，此时也应召而来。大家坐定，史可法为国家多难深表忧虑；而阮大铖却因李香君却奁而怀恨在心，此时便伺机造谣说：左良玉意欲东下，定是有人暗中勾结。史可法不信，阮大铖又说：“您老有所不知，侯方域与左良玉相交最密，常有私书往来。若不早除此人，将来必为内应。”马士英一旁附和。杨龙友一看方域危急，便将他投书阻止左兵东下的经过，详细备说一番。但阮大铖、马士英执意不听，定要除掉侯公子。史可法见他二人强词夺理，正义难伸，立即拂袖而去。马士英要杨龙友和他们一起去捉拿侯公子，杨龙友见事不妙，赶紧告假先走一步。急匆匆跑到李家别院，正好苏昆生等也都在坐，龙友气喘吁吁说：“今日清议堂计议军事，阮大铖为报却奁之恨，毒下谗言，说侯公子与左良玉有旧，左兵东下，

公子必为内应。小弟将实事禀明，他们一概不听，很快就要前来捉拿公子，快快想个安全之法。”

李贞丽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趁早高飞远遁吧。”

侯公子徘徊愁闷，一时没了主意。燕尔新婚，他如何舍得一朝分离！看看香君，天姿国色，越发拿不定主意。

香君见公子有留恋之意，心里十分难过，思索良久，毅然说道：“官人素以豪杰自命，为何临危不决，反学儿女之态呢？”公子醒悟道：“是，是。只因家乡河南烽烟四起，亲朋故旧音信早绝，别处亦无栖身之地，不知往哪里逃避才好。”杨龙友道：“不必着慌，小弟倒有个算计。刚才清议堂全亏史公一力为兄分辩，他与尊大人有旧交，何不就随他到淮扬暂避，再作道理。”侯公子一听只得如此，香君含泪为他整顿行装。装束停当之后，侯公子仍恋恋不舍，执着香君的手道：“今日暂且分别，后会必定有期！”香君一听此言泪流满面道：“生当乱世，遍地烟尘，官人此去，谁知重逢在何年！望官人保重，勿以妾身为念。”说罢，二人相抱而哭，泪下如雨，实在难舍难分。苏昆生见事不宜迟，只好拉开侯生，亲自送他到史可法军中去了。正是：离合悲欢只一瞬，惊破鸾凤一宵分。

三 立昏主征歌选舞

光阴易过，转眼就是一年。李自成军由中原向山西一带发展，自西安建立大顺朝之后，挥师北进，明朝官兵望风披靡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，北京城破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。但过不多久，吴三桂打开山海关，清兵长驱直入。李自成被迫撤离北京。消息不断传到南京，大小官员有的痛哭旧

主，有的惊慌不安，纷纷议立新主。史可法新补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如今当此国难，亦一筹莫展。马士英这奸臣却反常的高兴，他幸灾乐祸，心想：“国家多故，正我辈得意之秋。”于是与阮大铖多方游说，要立福王为新君。他催着史可法表态，史可法明知福王不可，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。正好侯公子在其帐下，史公一向待之如同骨肉，便将此事与公子商议。公子历数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，件件是实。于是史公采纳此荐，反对迎立福王。马士英、阮大铖为了争取迎立之功，竟不顾史可法的反对，暗地拉拢江北四镇守将，于甲申年五月初一日立福王为新君。福王即位南京后，称弘光皇帝，立即封赏迎立臣子。马士英功居第一，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相当于宰相之职。四镇守将黄得功、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，俱晋封侯爵；其余诸臣，各加三级。杨龙友、阮大铖等也被起用。这一班新贵，在昏庸荒淫的弘光庇护之下，卖官鬻爵，搜括民财，整日贪享富贵，寻欢逐乐。唯有史可法虽补了个大学士，却被马、阮排挤，令其督师江北，到任去了。

却说阮大铖为了讨得圣上欢心，进献了《燕子笺》等四种传奇，正找寻歌妓前去教演。丁继之、张燕筑、卞玉京、寇白门、郑妥娘等听说要强拿他们进宫演戏，都赶着去找杨龙友说情，希望免以被拿。此一件刚了，又兴一事。新贵田仰，因是马士英的亲戚，被提升漕抚，即以三百金托杨龙友寻一美妓，要带到任所。杨龙友想到青楼色艺之精者，莫过于李香君。于是请丁继之、卞玉京等到旧院去做说客。一进门，见香君素妆淡抹，泪痕不干。几人坐定，卞玉京开言说道：“香君孤寂，何不招一新婿？”香君道：“奴家已嫁侯郎，怎

能移志。”

丁继之解释道：“今日是礼部杨老爷托我们来问一声，说是有位大官名叫田仰的，要以三百金娶你做妾，不知肯与不肯？”

香君生气道：“他认错人了。可知道我与侯公子有定情诗扇在此，抵得过他万两雪花银。他钱再多也买不去奴的心，俺是没福进朱门！”

寇白门劝道：“你也该想想，如果不嫁田仰，明日拿去学戏，要见个男人的面，也不能够了。”

香君厉声答道：“奴便是终身守寡，也心甘情愿，只是不肯再嫁他人！”

大家见香君矢志不移，也很敬佩。丁继之道：“我们都是受人之托，不得自来。既如此，就不要难为她了，咱们走吧。”说罢，三人匆匆告辞而去。

四 血飞溅楼头激烈

原先，杨龙友只想到侯公子一时高兴，梳拢了香君，如今避祸远去，哪里还会念她。所以一力撮合，想要香君改嫁田仰。谁知香君自侯郎去后，立志守节，从不肯下楼一步，如今岂有再嫁之理！

一日，马士英、阮大铖和杨龙友在坐，酒席间马士英叫家人传几名歌妓侍候。杨龙友又提到香君，他说：“小弟多方物色，总无佳者，只有旧院李香君第一，新学《牡丹亭》，唱得绝妙。”马士英即要令人去唤，阮大铖乘机问龙友道：“听说前日田仰用三百金娶她做妾，为何不要去？”杨龙友道：“可笑

这个呆丫头，定要为侯方域守节，坚决不从。俺往说数次，竟不下楼，令我扫兴而回。”

马士英发怒道：“有如此大胆的奴才，这还了得！”

阮大铖更不怀好意道：“这都是复社侯方域教坏的，前番我受她的侮辱实在不浅，岂能轻易将她放过！”

提起复社，马士英大怒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朝廷新任命官，拿三百金竟买不去一个妓女，岂有此理！快快与我拿来！”

家人去不多时，回来禀报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小人走到旧院，寻着香君，她推托有病，不肯下楼。”马士英想了想道：

“这样吧，再将财礼拿去，莫管她肯不肯，拉上轿子，今夜送到田仰船上。”

杨龙友听了此言，立即赶了出来，与家人同到旧院。此时天色已晚，灯笼火把，轿马人夫，闹闹嚷嚷前去强拿香君。叫开大门后，杨龙友唤过李贞丽，说道：“快快准备，田仰定要娶你女儿。”李贞丽道：“田家亲事，早已回绝，如何又来歪缠！”

家人以为贞丽就是香君，急忙要将她拉上轿去，贞丽着急道：“待我进去商量商量再说。”家人道：“相府要人，快快收了银子，随俺上轿吧！”杨龙友忙拦道：“她怎敢不去！你们且在外等候，待我将银子拿了进去，催她梳洗之后再上轿不迟。”

龙友、贞丽上楼将此事说与香君，香君大骂田仰，死也不肯下楼。贞丽觉得杨龙友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心中不免气愤，便说：“杨老爷不是可怜我们母女吗，为何下这毒手！”杨龙友解释道：“这不干我事，马士英知香君拒嫁田仰，动了大怒，便差门下一班恶仆登门强娶。我怕你们受气，特来见

机行事。”贞丽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好歹还求杨老爷解救！”龙友道：“这也很难。依我说，三百财礼，也不算吃亏；香君攀此高门，也不算失所。你们有多大本事，能敌得过他们两家势力？”贞丽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话说得也是，看这样子是执拗不过了，孩儿趁早收拾下楼吧。”

香君听后，愤然说道：“妈妈说哪里话来！当日也是杨老爷做媒，妈妈做主，将奴嫁与侯郎，现还收着定情之物，难道忘了不成？”

龙友道：“侯世兄避祸远走，不知去向。如若三年不归，你也只顾等他么？”

香君道：“莫说三年，便是等他十年、百年，又有何妨！”

龙友道：“呵呀，好气性！又象却奁骂阮大铖的那番光景了。”

香君道：“阮、田都是阉党余孽。阮家妆奁尚且不爱，倒去跟着田仰么！”

这时外面仆从喊道：“夜深了，还不快快上轿！”

贞丽劝香君道：“傻丫头，嫁到田府，少不了你的吃穿哩。”

香君忿忿然道：“呸！立志守节，岂在温饱！我意已决，誓不下这翠楼半步！”

贞丽着急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她了。杨老爷快来帮着，扶她下楼！”那香君至此已不顾一切，挣扎着，手持诗扇乱打。

杨龙友一把抱住香君，想拖她下楼，谁知她猛然一头撞在床沿上，立即昏倒在地。贞丽一见慌了手脚，忙叫道：“呵呀，我儿苏醒！”她将香君扶在怀中一看，头撞破了，鲜血直

三
國



流。杨龙友也懊丧道：“不想香君如此刚烈！这鲜血满地喷洒，连这诗扇都溅坏了。”

贞丽刚唤保儿扶香君卧房安歇，这时门外又是一阵叫喊，声声催人上轿。贞丽慌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”

杨龙友道：“那宰相马士英的势力，你是知道的。这番若再羞辱了他，你母女可真不要性命了！”

贞丽颤颤兢兢说道：“还求杨老爷救俺母女则个！”

杨龙友想了想道：“娼家从良，原是好事。香君既无此造化，只好由你替她嫁过去吧。”

贞丽一听，越发急了，忙说：“这断断使不得，一时间，叫我如何舍得孩儿！”

杨龙友道：“他们抢上楼来，见人就抓，看你舍得舍不得！”

贞丽呆了半晌方说道：“也罢，叫香君守着楼，我去走一遭吧。”转念一想，忽然又道：“不成！不成！只怕有人认出我来。”

龙友道：“我说你是香君，谁能分辨！”

贞丽没奈何，只得一边装扮，一边向里屋嘱咐香君：“我儿好好将息，为娘替你去了！”说毕毅然下楼，一抬腿踏进了轿门。

五 桃花扇新书远寄

自贞丽去后，香君更觉孤单，每日守在楼上，寒风飒飒，冰销泪，血痕一缕在眉梢。她思忖道：“奴家无奈，用了苦肉之计，虽解脱一时之危，却也只身孤影，冷帐寒衾，好生凄

凉。想那侯郎匆匆避祸，如今不知流落何方，怎知奴家独守空楼，为他守节？可恨这班奸臣苦苦相逼，为何竟容我不得？”她恨在心头，愁在眉梢，洗了胭脂，收了欢笑，那花月艳场，便从此罢却了。她又想：“最可怜妈妈替俺当灾，去无消息，如今床榻依然，归来何日？”万般愁苦之时，便取出侯郎定情诗扇，看一回，伤心一回，又啼哭一回。见那血污点染之处，心如刀绞；忽忆昔日恩爱，恍恍惚惚，竟不知身在何处。正在这时，杨龙友与苏昆生都来探望。他们看到香君抑郁病损，困睡妆台，便没有叫她。杨龙友见那柄诗扇尚握在香君手中，不觉叹道：“此乃侯兄定情之物，可怜她不知看过多少遍了！”说罢拿起观看，但见上面斑斑点点，洒了许多血痕，遂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呵，这几点血痕红艳可爱，让我再添些枝叶，替她点缀起来。”苏昆生闻言道：“待我采摘些盆中草叶，扭取鲜汁与兄，岂不更好！”二人一齐动手，不多一会儿便画好了。苏昆生捧扇大笑道：“妙妙！竟是几笔折枝桃花，那么此扇就该叫桃花扇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香君已醒，连忙赔礼道：“杨老爷苏师父来了，失迎失迎，恕奴家无礼。”龙友道：“几日不见，额角伤痕渐已平复了。你看，下官有画扇一柄，奉赠于你。”香君接过，见他将血点都画成桃花，不觉眼中垂泪，叹道：“咳！桃花薄命，扇底飘零。多谢杨老爷，替俺这薄命人写了一幅桃花照。”

龙友笑道：“你有这柄桃花扇，可是无价之宝了！只是青春守寡，竟做个月里嫦娥不成？”

香君正色道：“那关盼盼也是烟花，不是在燕子楼中关门到老么？”苏昆生道：“明日侯郎归来，你也不下楼么？”香君道：“到那时，夫妻恩爱，极尽平生。浪迹天涯，岂只下楼！”